



格·林柯夫著

游擊隊員的筆記

游擊隊員的筆記

格·林柯夫著 李雨譯

海軍出版社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Г. Линьков

Записки партиза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 1949

游擊隊員的筆記

★版權所有★

原譯者：〔蘇〕格·林柯夫	出版者：滿錄出版社
	上海(黃浦區)中央路24號210室 電話10733
翻譯者：冬	青排印者：上海、辭文印刷廠
校者：王 毅	力封印者：光藝印刷公司
裝幀者：亞	平裝釘者：元興製本所

(本書1952年12月付排) [文學——中篇小說]

初版1953年1月 32開·85000字·183定價頁·丁23001—26000(83)
四版1953年9月

• 定價 5,300元 •

本書內容介紹

本書作者是蘇聯衛國戰爭期間莫斯科空降游擊隊的司令員。本書記述了這一個游擊隊在敵後白俄羅斯境內組織並發展游擊運動的經過，以及蘇維埃人民在敵後進行破壞活動、頑強地打擊德寇的英勇戰鬥事蹟。本書突出地描寫了蘇維埃人民對祖國的無比忠誠、以及人們緊緊地團結一致消滅敵人的情形。對於我們學習蘇聯人民熱愛祖國、捍衛祖國的精神，這本書是有所幫助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戰爭開始了。敵人一天天深入我們國內，籠罩着我們祖國的危險，也就愈來愈大。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在無線電中廣播發表了歷史性的演說，號召全國人民，爲了蘇維埃國家的自由獨立，向法西斯侵略者進行鬥爭。

我非常激動地聽着領袖的演說。自從這一天起，想做游擊工作的念頭，就沒有離開我過。這一個念頭那麼強烈地支配着我，因此，當我在自己的射擊指揮器械製造專校屋頂上值班站衛、來回走動的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的足底，都在說着：「到敵後去，到敵後去，到敵人的後方去……」我竭力想奉命越過前線，到敵後去，可是在學校裏，我對誰也沒有提起過這一個決心，那是爲了這樣，纔可以聽不到任何人的反對意見及理由。

七月十五日，我寫一封信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三天以後，我就奉召到參謀本部去。我的要求已經批准了。他們任命我爲特種任務空降游擊隊的指揮員。我應該立即

開始挑選人員。

游擊戰爭本身具有獨特的形式和方法。我在內戰時期中，已經有了一點游擊戰的經驗。在我準備飛越前線，進入德國法西斯匪軍後方的時候，我覺得伏擊猛獸的經驗，在某種限度以內，還是有用的。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奧倫堡草原中打狼的時候發生的。

天黑以前，狼沿路向村子走去。我是在離它們二三百公尺的一個小丘上。這些狼不願意離開道路走進深雪，它們見到了我，就停了下來。我悄悄地從小丘上走下，踏着適足的滑雪鞋，用足全力滑去。不到三四分鐘，我約模滑行了六公里路，然後，從下風頭相反的方向繞回到雪地裏躲起來。我不知道那些狼要怎麼辦：它們還是不改變路線往前走呢，還是轉身向後，或者還是轉彎到側邊去？這件事情是這樣有趣，因之我準備隨便躺上多少時候，來觀察這些野獸的行動。但是我用不着等得很久。有一隻狼離開狼羣，依舊照着原定方向，經過我的近旁，向村子走去。它小心地輕輕的走着。在它走過二百來公尺以後，第二隻狼就跟在它後面走起來了。另外有五隻狼留在原地不動，祇在第二隻狼離開它們一百來公尺的時候，纔有四隻狼跟着向前走去；第五隻留在後面

瞭望。這已經完全是作戰方式了：前面是偵察兵，它的後面是巡邏兵，最後面的是一戰鬥哨兵」。我是以獵人的直覺，估計到這些事情的，接着，我斜穿過道路，走到離埋伏地點六——八百公尺的地方上。走在前面的那幾隻狼並沒有注意到我，然而它們大概發覺了我的滑雪鞋的痕跡。它們用鼻尖嗅着，並且時常立停下來。

我聽任頭上兩隻狼打旁邊走過，等待後面四隻狼走過來，這四隻狼是魚貫地一隻跟着一隻走來的。我開了兩鎗：第一鎗打死一隻大雌狼，第二鎗把一隻小狼打得重傷：

狼和法西斯蒂……他們是一樣的東西。

然而法西斯蒂是一羣羣惡獸，他們闖入我國，要比狼壞上一百倍。我們應該儘可能用盡一切方法，毫不留情地打死他們，消滅他們。

二

這樣一來，我的面前就有重大的工作需要去完成，那就是爲了游擊隊，需要挑選並

準備好人員。

我們的營房，是在莫斯科近郊一個風景優美的地區裏。一片丘陵地上，生長着白色小樺樹叢。集體農莊田地裏的黑麥已在變黃。綠色的燕麥搖擺着，小麥在結穗。森林邊上，生長着鮮紅的野花和草莓。壕溝水還是戰爭的同伴，可是這裏還見不到這些東西。然而在夜間的空氣之中，已經在時常傳播着可惡的響聲，法西斯轟炸機斷斷續續的隆隆聲了。這以後，就可以聽到我們高射砲隊猛烈的射擊聲。

日子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營房裏也愈來愈活躍起來。我們這裏已有幾百個志願兵，那是一些莫斯科人，莫斯科省人，伊凡諾夫省人，以及雅魯斯拉夫省人，他們大部是青年，都是各學校的學生。運動家，未讀完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或者是做好畢業論文，然而來不及進行口試的大學生，是可以免除兵役的。但是他們却渴望作戰。

柯里亞·扎哈洛夫是一個莫斯科混合足球隊的隊員。我記得他曾經多麼溫情地對我談起他的母親，而在他的灰色大眼睛裏，又燃燒着多麼強烈的、渴望向敵人復仇的怒火。年輕的共產黨員伊凡·比布洛夫時常想起他的父母親，有時候，在他偶然回想起的時候，他的兩頰上顯出了青年的紅暈。這些人心裏，充滿了對敵人的憤怒和仇恨。他們

不能想像到，外國侵略者竟會在神聖的蘇維埃土地上散步。這種青年是由我們的黨和其青團培養出來，是由先進的蘇維埃企業和學校栽培出來的。

我望着那些年輕的運動家，不知是什麼緣故，想起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的情形來，而與倫堡農民科彼洛夫·尼基泰也在我的回憶之中復活了。那是在炎熱的八月的一天裏。許多人在地裏做工。男人們在用長一俄丈的尺，丈量殘留未割的草地，並且準備收割某些地方已經黃熟的小麥。這時候，忽然有誰喊了一聲：

『看哪！……看哪！……』

衆人都回頭望着道路那邊。有個人騎在馬上，塵霧飛揚地從村子那裏疾馳過來，一面還高聲喊出什麼話。他沒有戴帽子，他的手在揮舞着。那是很明白的，一定有什麼大事已經發生了。失火嗎？不是。隨便哪裏都沒有烟。村子和田野上面還是這個炎熱安寧的白天以及渺無邊際的青天。

人們拋下工作，向道路那邊走去。走在最前面的是尼基泰，他是村子中最愉快的傢伙，也是個最魁梧強壯的人。他的兩手握着一根短雪橇車槓般的尺。他抓住馬嚼鐵旁邊的韁繩，拉住噴白沫的馬。他這一下子拉得那麼有力，甚至使那匹馬都屈起後腿蹲

了下來。馬上那個人胸前掛着的銅牌閃了一下，鼻尖埋進了馬鬃。這個人就是鄉村警察助理員。科彼洛夫用一隻手抓住助理員的後領，另一隻手把他拿着的文件奪了過來，接着就開始唸道：

「德國向俄國宣戰……」

尼基泰用力揮尺向路面打去，那條槓子碎成幾段四散飛開；他把留在手裏的那一段扔進黃澄澄的麥地裏，回轉身，就向徵兵站那裏走去了。在他看來，保衛祖國是一定不移的法則，他從小就熟知這一點，而且這是從祖先開始，一代代遺傳下來的。

然而那時候尼基泰衝動的熱情，還是不能和我們蘇維埃青年熱烈的愛國精神相比較。尼基泰離家去保衛俄羅斯，那是因為俄羅斯是他的祖國。但是他痛恨沙皇制度，這是一種制度使人民過着沒有權利的、窮困黑暗的日子。我們人民已經準備不惜任何犧牲，來保衛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使民族強大、人民幸福。我們人民在和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之中，是在保衛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前途。

尼基泰在一九一四年參加作戰，留下了一隻舊犁和一小塊薄地。這就是他的全部財產。蘇維埃人民——其中也包括我們的青年——擁有無數財產，那就是偉大的祖國

及其一切財富。蘇維埃青年暫時祇得拋下了優良的大學實驗室、複雜的科技儀器、宏偉的工廠和集體農莊。要拋下這些東西是不容易的。但是青年們的心裏充滿了仇恨，他們不能抑制地急于要上前線去。有些人沒有批准，他們一次兩次的受到拒絕，然而他們頑強地克服了一切障礙，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他們就是這樣的進了營房。他們精神和肉體上的一切力量已經極度集中，恰像是準備跟敵人作殊死戰的人一樣。

三

空降隊員們經過速成訓練，學習爆破工作和使用兩獲的德國武器。指揮人員是從我們自己人中間挑選出來的，他們時常走過前線或者飛過前線，到敵後去。

宿營地裏有一些人已經到過敵後了。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完成戰鬥任務，再冒着相同的危險，穿越前線，回來報告結果，並接受新的任務。沒有生活經驗的人，要留居在敵

佔區裏，是很難的。在那裏，他們不能和居民們穩妥可靠地聯繫好，因此，他們就不能成爲游擊運動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志願兵們開始遞上申請書，要求把他們編入隊伍。在我們第一批戰士之中，大約有十五個共產黨員，以及差不多是同樣數目的共青團員。

關於這些人有什麼可說的呢？

共產黨員多布婁寧，二十二歲，是醫藥專科學校的學生。他是以非常專心唸書著名的。他像大多數體力強大的俄羅斯人一樣，像孩子般怕難爲情而且善良，但是在作戰之中他却什麼都不怕。他堅決頑強地要達到目的，而在執行黨的任務時，他的特點是在於完全遵守紀律。

費多爾·伏爾柯夫是和他相當的一個人。他體格強壯——肌肉發達，意志堅強，然而又那麼平凡，因此乍看上去，他甚至是不引人注目的。他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就擔任大工廠黨組織的書記，並且是區黨委會全體會議的一員。

伊凡·比布洛夫是一個青年，從外表看來有點行動遲鈍。可是當他接受任務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是怎麼樣的振作起精神，而在他碰到敵人的時候，他的眼睛又是多

麼鎮靜果斷地閃發着光芒。

尼古拉·扎哈洛夫是體育專科學校的三年級生。他在戰鬥之中非常英勇大胆地作着戰。

一般說來，由五十五個戰士、無線電報務員和指揮員組織成全隊人員，是一個個仔細地挑選出來的。

我想特別談談巴維爾·薛苗諾維奇·杜勃夫的軍。這人是五十二歲，他到營房裏來和青年們住在一起，也是偶然的事情。他蓄着修剪整齊的、深黃色的三角形鬍子，短短的脣髭，一對靈活的淡灰色眼睛，這一切使得他的外狀像是個教授。他永遠是站着的，即使在吃午飯的時候他也寧願這樣。他參加過內戰，是個老黨員，以前做過匍床工。他在莫斯科許多大工廠裏工作過，而且屢次被提昇做黨的工作。戰爭發生的時候，他正在一家大工廠裏做領班。後來工廠撤退了，那時候，他生盲腸炎躺在醫院裏。他開了一次刀，但是沒有奏効，因此在併發症發生以後，醫生們讓他留在院裏住了很久。杜勃夫出院以後就參軍，這樣，他就到我們營房裏來了。我跟他會見過幾次，而且談了很多時候。我們讓他做小組長，讓他準備搭飛機到敵後去。

「巴維爾·薛苗諾維奇，那麼你已經在準備了吧？當然的，等到你在那裏碰到我們的時候，你已經累積起一點經驗來了，是不是？」有一次，我在碰到他的時候對他說道。

「是的，你總知道，老實說，我倒是相當害怕。我已經挑了一些可靠的孩子。可是要指揮他們，那就不知道不行了。我倒是當過兵，參加過內戰。雖然在工廠裏，我也領導過一些人，可是那是另外一回事。要是跟你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人倒適合做游擊隊的政治委員。他聽了我的話，考慮一下，就拒絕道：「經驗沒有……一個人可以幹出更多的事情來。可是人家又不會叫一個人去幹……」

開始的時候，他以戰士的身份參加我的游擊隊。

然而游擊隊需要一個政委。

有一次，在八月底的一天傍晚，我乘在電車裏，忽然看到凱依馬赫·大維德也乘在這輛電車裏。我曾經和他一起在專校黨支部裏工作，差不多有兩年功夫。我們就談起話來了。他也希望上前線去。

「哦，要是這樣，那麼你要幹什麼職位呢？」

「叫我做戰士也行。」

「那是顯而易見的，你沒有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高級工程師，又是那麼出名的大學。誰又肯叫你去當兵呢？」

「我也怕他們不肯。可是我已經準備好了。」
到車站上下車以後，我對他說道：

「做部隊的政治委員，你以為怎麼樣？……」
這一個機會使他很高興

「寫一張申請書呢，還是怎麼樣？……」

他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因此我一點也不懷疑，可是我一樣的還是對他說：

「要是你的決定沒有改變的話，那麼兩天以後你打電話給我好了……」

兩天以後，他已經辦好了擔任這個新職位的手續。

正規軍官阿爾希波夫大尉擔任了參謀長的職務。他是個有毅力的、個子不大的瘦人，對於學習滑雪和游泳非常熱心，但是從戰爭一開始以來，他就變得歡喜跳傘運動。

到游擊隊組織起來的時候，他已經有十多次從飛機上跳傘降落的經驗。他能夠巧妙地接近人，而且還具有在羣衆中間做政治工作的經驗，因此他受到了別人的尊重。人們覺得他是個有經驗的指揮員，一個關心別人的同志。

這樣，司令部的工作人員已經選好，游擊隊的人員也完全足額了。但是到最後一分鐘，又有一個人派到我們這裏來。那就是奧爾加·果洛歐金娜。她是莫斯科人，是一個黨員，擁有數學碩士的學位。她特意讀完了醫藥訓練班，以便以看護的資格上前線去。她是個大胆愉快的、忘我的愛國者，也是我們飛越前線的這些人中間，沒有練習過從飛機上跳傘降落的唯一的一個人。

要夢想到比這個游擊隊更好的人員，是不可能的。

這個游擊隊的武器裝備也不錯：除步鎗以外，我們還有近三十支自動步鎗、五挺機鎗、輕武器、大量手榴彈、炸藥，還有七架無線電收發報機。

隊裏一共有五十五個人。他們都聽到過斯大林同志七月三日的那次演說，他的號召鼓舞了他們。他們已經充滿決心——無論如何要取得勝利——和這種樣子的人在一起，是什麼事情都可能完成的。

四

九月中旬，我們全隊人員搭上汽車，到尤赫諾夫區內靠近前線的飛機場去。

我記得那是白樺樹林中間一片乾燥的小空地，上面叢生着蒿草。那是朦朧的秋天裏的日子，有着寒風和從西北方飛馳過來的灰雲。雲分成幾層飛過來。穿着棉襖的人在找尋抵禦寒風的方法。風怒號着狂暴地括過去，預示出天氣要轉壞了。

在前線的那些日子裏，這種不愉快的景色，似乎充滿了我們所見到的周圍環境。

希特勒匪幫在繼續向前推進。被敵人佔領的危險威脅着整個尤赫諾夫區及飛機場。但是我們起飛的事，却因為天氣惡劣而延遲了。

就在那片空地上，舉行了一次黨積極分子會議，在它的議事日程之中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共產黨員的空降隊員在敵佔區內的任務。

政治委員凱依馬赫發表了簡短的演說。同志們也說了話，互相交換意見，他們說出